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縣志卷之五

絜齋集卷十三

宋

袁

燮

撰

行狀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尙書黃公行狀

公諱度字文叔系出建寧之浦城後徙婺之金華今家于紹興之新昌六世墳墓在焉曾大父諱巽大父諱惠之考諱仁靜皆以賢德著稱于鄉黨大父事母至孝考純厚而曠達晚益超悟欣然有得止齋陳舍人傅良聞其語而異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公生七年而喪母

祖母太孺人俞氏親拊育之始就學聰警過人長九卓
犖慨然有傑出流輩興起門戶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
人其師祕書郎張淵以爲似曾南豐隆興之元擢進士
第寢歷清貫迄位常伯累封親爲朝奉大夫命服金紫
贈中奉大夫妣沈氏潘氏俱贈碩人繇白屋起家赫然
震耀爲東州右族語人物堪重任者僉言屬公非志操
逸羣豈能成就如此之偉哉公初以左迪功郎爲溫州
瑞安縣尉邑瀕海潮壞民田築塘以捍之河行其中蓋
永嘉瑞安大河之支別也有勢力者圍塘外塗地爲田

而穴塘引河以溉民譁然不平公攝邑事命室之穴者
復請增置斗門以水平爲準溢則啟否則閉均及塘內
外田參政王公之望爲郡檄公相視公言惟石岡月井
二處依山其下有石置斗門便他土皆浮虛不可立斗
門斗門旣少所洩幾何圍田灌漑不足將不顧水平而
穴塘如故塘日穿漏則無以障海矣室之便王公初疑
其說徐悟乃從之邑逋絹三千匹俾公督焉期以三日
請竟一月許之乃閱版簿責一最甚者械之獄得其交
通黠吏竄易簿書之姦而告之曰輸所負釋汝且許吏

得自言由是輸者日至未半月得十之五請蠲其餘毋
竭澤王公悅又從之歲大疫挾醫巡問人給之藥而嚴
巫覡誑惑之禁全活者衆海寇縱橫朝旨督捕親獲之
而歸其功於一時共事掌士兵者止齋聞其賢欣慕之
一日來見未及通謁望其氣貌迎謂曰君非陳君舉耶
笑曰然于是定交若素相友善者侍郎蔡公幼學止齋
之高弟而齒末也少于公十有六歲器重其人不以輩
行爲閒秩滿延止齋家塾侍郎從之交情益厚焉乾道
六年循左從政郎張祕書官于朝數爲虞丞相言公之

賢將用之以議事不合而止差充處州州學教授未至
丁繼母憂淳熙三年差分教隆興尋兩易平江府府學
教授吳地雖繁會而教養疎略士風不競公首葺二齋
擇有志者居焉弦誦有程講說不勸或延之坐上或親
至其肄業處爲談經理設疑叩之各述所見爲之折衷
日有開益來者滋多增葺而容之比終任所葺殆遍吳
中士子始深于義理之學經公指授皆爲善士十二年
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值歲亢旱日視諸鄉高下察
其得雨早晚博諮于衆具得其詳州縣每以八月聽民

訴旱及按視之刈穫已竟不可復攷公請于郡先一月受詞不旬日卽遣官巡行又以素所聞者參驗之于是蠲放皆實時孝宗在御畱意民瘼樞密羅公點爲常平使者手書問公所以爲旱備公言救荒無出勸分米價翔踴誰不愛惜中產力薄何暇及人所以皆不樂從名勸而實彊之今雖旱甚而下鄉猶有熟者願假常平錢五萬緡糴米三萬石自冬徂春米貴已甚糴如糴價非甚勿糴以充常平無科擾之害而有賑卹之實民獲其利而官無所虧羅公難之公乃悉召富人酌其資力動

以誠意勉其推己及人至興發則又量地遠近爲糶先後多寡勞逸均平無頗是歲勸分所糶及獻助所給凡爲米三萬二千石給居三之一減價于市亦三之一公每病數十年來州縣救災類不滿人意精思方略至忘寢食經畫精詳綱目具舉侵欺乞取之弊革之殆盡旱之始作也亟使人籍生齒以上合濟糶之數又擇鄉豪寄居及向來攷覈之不實者許釐正旣詳且密而後縣官攷焉又不實則罰之其隄防曲盡如此同僚猶有疑其僥倖者公命取其籍令受粟者自誦其家之丁壯老

弱男女歲數無一不合疑者乃服患差役之多訟因舊法而變通之坊郭戶充役于某都而別都增產者不許輒改鄉村戶自狹徙寬者役于新處則狹鄉常有役戶不偏聚于寬鄉又保正保長以通差爲便或都內無以充保長則選于曾充保正者及充保正則理往日催科之勞以足今役月日務通人情旣以告羅公遂自行之爲政三年大得邑人之心十六年光宗嗣位九月有旨令赴都堂審察十月監登聞鼓院紹熙二年五月除國子監主簿面對言自古人君莫不因所遭之時而觀天

下之動今以東南彫瘵之民奉王業于一隅事體日開
國力遂屈宴安江沱崇飾華靡風俗日以浮薄士大夫
日以偷惰中原土宇淪于強敵祖宗陵寢隔在異域歲
月旣久讎恥寢忘此陛下所遭之時也而爲治三年未
有端緒朝夕所行不過乎中外除目州縣期會而已豈
大有爲之事業哉臣願乘時赫然昭明聖志以示天下
使小大之臣各展所長以應陛下之所爲其二言生民
之力弊于兵天下之勢屈于兵故本朝二百餘年雖全
盛如慶歷嘉祐有司猶患財力之不給自駐蹕江南版

圖僅存天下三之一而財賦之入過于熙豐兵費居十之六高宗偃兵息民而無休養之功孝宗恭儉節用而無富庶之效朝廷朝夕講求裕民之政而無名科斂不可蠲減茶鹽權酷日求增羨皆兵之爲也必欲救天下之患使稍循古制莫若復唐府兵府兵廢已數百年固未易遽復天下募兵幾五六十萬亦豈易遽罷莫若修復屯田以漸圖之自今募兵有闕勿補收其衣糧稍給屯兵授之田復其稅教以耕戰以二十年功力爲之募兵老死且盡而吾之府衛立矣其三言李燾續資治通

鑑長編以廣記備言爲體觀者每患其繁乞選命諸儒
節錄以進蓋藝祖入京師市不易肆平五彊國盡收天
下生殺予奪之權其神謨聖略至宏遠也仁宗天覆地
載四十二年其仁澤在人心至深厚也神宗厲精爲治
整齊法度爲子孫萬世之業其立綱陳紀至精密也自
王師旣平河東遂征燕薊而邊疆始擾自東封西祀用
度寢廣而財計日屈自紹聖至崇寧小人傾君子而國
勢遂移自宣和至靖康金人乘中國而國勢益弱凡此
皆繫治忽盛衰當知其所以然者深求列聖之迹精察

義理之會則操縱取舍皆有楷模矣上深然之公又乞令侍從講讀官反覆議論治忽所繫上曰讀書須與人激揚義理乃見遂取長編于國子監又取諸祕書省令經筵節錄上始聞養兵之費嗟歎良久令條具屯田府兵之便公申述十二篇上之又言國家向來彊盛垂百五十六年古所未有一旦兵革之禍亦古所無皆非偶然者惟陛下畱神攷察明于祖宗立國之大意體統旣正庶事何患不理三年七月遷國子監丞上久不朝重華宮遇過宮日輒報免一日將恭請兩宮置酒慈福至

日中而輟又一日將詣重華有司奉車宰執侍從扈蹕
衛兵巡徼日曛而竟不出公上疏諫曰陛下之事壽皇
猶嘉王之事陛下也嘉王日當朝謁忽無故歷時而不
朝陛下能不怪其然乎不朝旣久忽欲赳赳朝參班定
而不果入又欲置酒宮中席設而復不至陛下能無怒
乎陛下勿謂事親盡情而止何恤人言人子晨昏定省
本不可一日離左右獨以異宮之故車駕不可數出姑
定爲一月四朝其將朝也固宜中宵而興雞鳴而出幸
于一覩慈顏少侍飲膳今乃至四五十日闕焉不朝愛

敬之誠于何而見而曰能盡其情可乎其開導明切如此四年八月除監察御史首論御史之官天子之耳目也自古爲重至本朝尤重危言鯁論無日無之直節英風至今凜凜所以二百年閒無內姦無外亂近者臺諫不得其職乃至踰月而不見連章累牘入而不報昔祖宗本患中書之重能壅天下之事情故設臺諫之官糾中書之闕失今欲自行聖意盡遏言官有如姦臣以濟已私彈擊不從論列不聽則謗議萃于陛下而姦利歸于中書主權寢移私黨寢盛而朝廷輕矣履霜堅冰

漸不可長臣之所甚憂也故首爲陛下言之會壽皇服藥上闕于侍疾公言壽皇聖性嚴重父子之閒未免責善然本出于親愛陛下自爲諸王時恭敬祗恪至今猶然此乃孝敬之德兩宮本無疑阻直恐姦邪之流不識事體交亂其閒遂致太嚴而不相接太憚而不敢親陛下誠能入侍左右嘗藥視膳共爲子職則前日蘊蓄不通之情不俟終日而盡解矣時有旨殿帥將兵三千人教閱禁中公奏近者星變其占爲兵乞寢此舉以應天戒不報公遂言道有本末事有先後無非事也而莫大